

我爱杭州武林门

I Love Hangzhou Wulumen

(1956—2011)



The intown landmark of contemporary Hangzhou
当代杭州中心地标建筑

新潮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编
杭州晓钟文化策划有限公司

西泠印社 出版社

我爱杭州武林门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编

杭州晓钟文化策划有限公司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爱杭州武林门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晓钟文化策划有限公司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508-0054-0

I. ①我… II. ①新… ②杭… III. ①杭州市—地方史—通俗读物 IV. ①K295.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8543号

我爱杭州武林门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晓钟文化策划有限公司 编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朱晓莉 徐 炜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杭州高飞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楼

邮政编码 310014

电 话 0571-87

印 刷 浙江国

开 本 787×10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1年4

书 号 ISBN 97

定 价 88.00元



序言

“武林”一词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既是杭州城的别称，又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索引。这个最早出现在汉代的词语，在经历了千年的嬗变后，不仅内涵不断丰厚，外延也在不断拓展。

如今，这个古老称谓所积淀下来的历史精髓，在以武林广场为中心，半径千余米的区域范围之内，得以传承、演变、发展和丰厚，“武林”、“武林门”、“武林路”、“武林广场”这些新旧地名正是这一区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见证者。

从南宋到清末，这里是杭州北城门——武林门的所在地，历朝历代，这是一座可用“价值”二字来衡量的城门。它，既有奉北为尊的庄重，又有扼据要津的气势，透发出的是一座城市的富足与斯文，一如它“北关”的旧称。武林门外一路，历朝历代都是黄土铺地，清水遍洒。门内的西大街也很讲究，街两旁种着冬青树，有如拱门，“人从树里行，不见赤日”。沿街的房子，瓦是绿的，门是黑的，门外还有短扉。康熙大帝六下江南，五次来了杭州；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次次都没落下杭州。御船顺运河而来，在卖鱼桥霞湾港驻跸，并由武林门进出杭州城。

新中国成立后，武林门一带日渐繁华。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杭州城市重心的北移、延安路向北延伸与拓展，延安新村的落成，尤其是70年代初延安路北端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浙江展览馆）的建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武林广场、杭州剧院、杭州体育馆等具有城市地标建筑的出现，再到后来杭州大厦、百货大楼、国际大厦、银泰百货等等商厦的相继耸立，杭州人的生活，与这一区域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了。

可以说武林广场这个区域沉淀了深厚的杭州历史文化，她跟现代杭州人的记忆紧紧相连，让人回味无穷。

这本着眼于反映以武林广场为中心的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百姓记忆的图书，透过一个个平实生动的故事、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使那些我们天天走过的地方、看到的建筑、熟悉的场景、听说过的轶事，立刻显得亲近起来，把我们的情愫带进了历史的岁月。书中的许多往事、许多照片，也是首次披露，值得一读。

挖掘历史文化，留住城市脚印，传承精神遗产，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此，我乐以作序。

撰文：沈初阳

时间：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前言

——追寻现代杭州的繁华原点

2010年最后一天深夜，纽约时代广场，重达11875磅的水晶球在几十万人的注目下缓缓下降，将超过一吨写满新年愿望的五彩纸屑撒向午夜天空。瞬间，漫天的烟花、欢乐的音乐和璀璨的LED大屏幕将整个纽约城带入一片狂欢。

以水晶球降的仪式庆祝新年，在纽约已经超过整整一个世纪。100多年来，所有纽约人的一年之计，皆以时代广场为原点。这样的荣光，在杭州应属于武林广场。20多年前，到武林广场看八少女雕塑奏乐喷水，是杭州人迎接国庆或元旦的一个标志性仪式。在地铁施工将八少女雕塑拆除之后，到武林广场周边几大百货公司“零点血拼”，已经成为大多数杭州人固定的新年戏码。这一天，私家车将广场四周挤得水泄不通，打折信息在空气和短信里横飞。整个武林广场，成为杭州人迎接新年雀跃心情的缩影。

一个初来乍到杭州城的陌生人，也许不易体会杭州人对武林广场那种浓郁难解的感情。但他很快会发现，无论“武林广场”还是“武林门”，是这个城市所有事物的坐标：武林广场北面的地方，绝对不会被叫做城南；武林路再往西，才有可能被归入城西的范畴。尽管法定的城市坐标原点在延安南路的紫薇园，但武林门才是杭州实际意义上的地理中心。武林门一带居民的幸福在于——无论拜访住在东西南北哪个城区的亲友，都不会太远。

在我看来，武林门一带之所以在21世纪初成为杭州的繁华中心，

皆因为它是“现代杭州”的肇始。中国城市不同于自治的欧洲城镇，历来就缺乏公共广场；偶尔出现的一些城市空地，原先大多是皇家园林或庆典场地，是排斥公众使用的。所以，在杭州1000多年的城市史上，大部分时候有着丰富的“街巷生活”、“山水生活”而无“广场生活”。1970年建成的红太阳广场（武林广场的前身），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群众运动的大型舞台，也标志着一个以西方城市设计理念进行规划的“现代杭州”初具雏形。现代大都市必备的公共建筑——展览馆、大剧院、体育馆、百货商店和摩天大楼，都是自那时起才逐渐出现在武林广场四周，并在整个80年代持续刷新着杭州建筑的高度纪录。所以，武林广场是杭州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的繁华起点。

当然，如果仅以近几十年的繁盛来理解杭州人的“武林门情结”，未免浅薄。这片杭州中央的辐辏之地，积藏着千年来丰赡的文化记忆和遗迹，每时每刻都在被当代人重新挖掘、编织，从而构成了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基础。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武林门即是杭州去往苏州、歙县、温州等多条古驿道的起点。自南宋以降，历元明清三朝，此地一直是古杭州城墙的“余杭门”和“武林门”位置所在。元代以后，京杭大运河与中河、东河等内河在此汇流，令武林门成为水上物流的枢纽；在那个水路运输远比陆路便捷的年代，造就了珍异集聚、商贾并臻的繁华。

早在郭庄、刘庄蜚声海内之前，武林门一带原“白洋池”之畔，便已开创出城市宅园的传统。南宋循王张俊的曾孙张镒在此营建的张园，号称“在钱塘为最胜”，陆游、杨万里等名士在此佳宾劝酬、徵歌度曲，编织出一幅京城士流生活的长卷。由武林门出发的中河、东河沿岸，近100多年亦是杭城诸多墙门大宅的落居之地，南来北往的人们口口传颂着红顶商人胡雪岩和钱塘望族许氏的煊赫声名。

近半个世纪来，武林门一带繁华的密度和厚度更是令人惊叹。

所有最大最恢宏的公共设施都集中在这里：浙江省第一个大型展览馆、浙江省最大的长途汽车客运站、浙江省最大的现代化剧院、浙江省第一个悬索屋盖体育馆……

所有最新最国际化的东西率先出现在这里：杭州第一个带自动扶梯的商场、杭州最高的旋转餐厅、杭州第一个LV专卖店……

这里更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政治中心，从展示“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浙江展览馆，到每日播放《东方红》的报时钟，到群众革命的仪式化装置“检阅台”，再到如今的杭州市政府大楼，权力中枢武林门每一次扇动翅膀，都足以颠倒众生，改变整个杭州城的物质或精神生态。

随着城市的扩张，今天的杭州还在不断创造新的黄金地段。特别是像钱江新城、奥体博览中心这些大手笔的规划，常常引发人们对未来城市中心的迷思。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对城市原有的CBD抱持一种

虚无的态度；放眼东京、中国香港等国际大都市，虽然新建的副都心交织出一派后现代主义的奇幻色彩，但老城中心如银座、中环不仅繁华依旧，更有新城所没有的地方特征和传统意蕴，弥漫着一种骨子里的矜贵之气。

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武林门细密而精微的步行尺度，优雅而尊贵的精神特质，乃是以数代人的生活去填充物质空间，为抽象的建筑注入灵魂，方始形成今日之气象。而随着西湖文化广场、国大城市广场和武林地铁上盖物业等多个城市更新计划的实施，历久弥新的武林门正在散发出更为耀目的光芒。武林门，是这个城市难以超越的精神图腾。

700年前，南宋遗民周密追忆旧日杭州声名文物之盛，有感于“朝歌暮嬉，酣玩岁月”的时光不再，于是“因摭大概，杂然书之”，遂成《武林旧事》一书。今天，集多位城市史家的智慧而成的《我爱杭州武林门》，钩沉历史，细说典故，俨然是一本21世纪版的《武林旧事》。只是，“武林”二字的内涵，早已随时空变换而更显余韵悠长。

撰文：杨广宏

以『武林』代称杭州，可上溯至《史记·东越列传》的记载。历代学者认为这一古名源自杭州城中曾有一座小山——『武林山』。现代杭州人所称的『武林门』，泛指教场路往北至半道红，从省政府往东接近中山北路的大致范围，是杭州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所在。

今天的武林门，与南宋时的余杭门位置大致重叠。因历朝皆是杭城的正大门，是城市形象的体现，故城门内的西大街（武林路）比城中其他街道远为宽绰开阔，在明清时已是『全杭商业荟萃之地』。

武林门范围内的许多地名，背后往往都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比如，体育场路的名字，源于一九三零年在此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水星阁小区的旧址上，古时确建有一座辟火用的塔形建筑水星阁；体育场路上的万寿亭，则因康熙皇帝的南巡而得名。此外，天水桥一带的耶稣堂弄和天主堂，亦与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十七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卫匡国有着不解之缘。



以『武林』代称杭州，可上溯至《史记·东越列传》的记载。历代学者认为这一古名源自杭州城中曾有一座小山——『武林山』。现代杭州人所称的『武林门』，泛指教场路往北至半道红，从省政府往东接近中山北路的大致范围，是杭州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所在。

今天的武林门，与南宋时的余杭门位置大致重叠。因历朝皆是杭城的正大门，是城市形象的体现，故城门内的西大街（武林路）比城中其他街道远为宽绰开阔，在明清时已是『全杭商业荟萃之地』。

武林门范围内的许多地名，背后往往都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比如，体育场路的名字，源于一九三零年在此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水星阁小区的旧址上，古时确建有一座辟火用的塔形建筑水星阁；体育场路上的万寿亭，则因康熙皇帝的南巡而得名。此外，天水桥一带的耶稣堂弄和天主堂，亦与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十七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卫匡国有着不解之缘。

第四章 武林要津

条条道路通武林门，从古驿道到长途汽车站·····	一百一十八
武林门轮船码头，眺望时间的河·····	一百二十四
从万国牌到西湖牌，武林门外的汽车“一哥”·····	一百二十八
七千米跨越千年，俯瞰拍岸的江河之吻·····	一百三十四
女工、电车、运河和一个城市的漫游史·····	一百三十八

第五章 武林风云

建筑，如何成为凝固的权力？·····	一百四十六
八个挥着彩带的少女，让整个杭州为之转动·····	一百五十二
《东方红》报时钟，追随城市曾经的律动与潮汐·····	一百五十六
欢笑、泪水与掌声，杭州剧院的全城热恋时代·····	一百六十
消失的检阅台，群众革命图腾盛衰记·····	一百六十六
体育场路之“船”，一位建筑大师的扬帆起航·····	一百七十二
财富流溢，从红太阳地摊儿到环北小商品市场·····	一百七十六

第六章 武林国际

从“王形到N形”，杭州大厦商业航母的“城”时代·····	一百八十六
电台直播室、ZTIME美眉，走在时尚之前的银泰百货·····	一百九十二
杭州第一个自动扶梯和最高的旋转餐厅，百货大楼的流金岁月·····	一百九十六
涉外酒店配套商业、隔天取照的摄影社·····国大的下一次蝶变·····	二百零二
杭州最大的室内游泳馆，罗雪娟与吴鹏“起飞”的地方·····	二百零六
报业大鳄雄峙，杭州“舰队街”的传奇·····	二百一十
西湖文化广场与环球中心，再造城市地标·····	二百一十四
一七七创意园，时光与历史润色后的惊艳·····	二百十八

后 记

目录

序 言（沈者寿）

前 言（杨广宏）

第一章 武林底蕴

「武林」曾为山？一座城市之称的史海钩沉	一
繁华沿运河延伸，「武林门」的流变	六
比御街更宽的大街，坊巷馆肆汇武林	十
古梅掩映水星阁，老照片里的人间烟火气	十八
御跸何须林下驻，万寿亭外有遗踪	二十四
体育场路，一位民国奥运英雄的第一步	三十
贡院、一师和杭高，天下文化名流尽入彀中	三十六
天水桥畔，司徒雷登重寻迦南美地	四十二
西风东渐，天主堂中一段巴洛克的华丽	四十八

第二章 四水「归堂」

运河福祉，东南第一州的全盛时代	五十八
二十六桥明月，摇漾中河十里灯火楼台	六十四
东园十景旧曾谳，云树霏微的宁静东河	六十八
漫漫太后归乡路，从浙西运河到上塘河	七十四
冠盖满帝京，白洋池上的四时宴饮雅集	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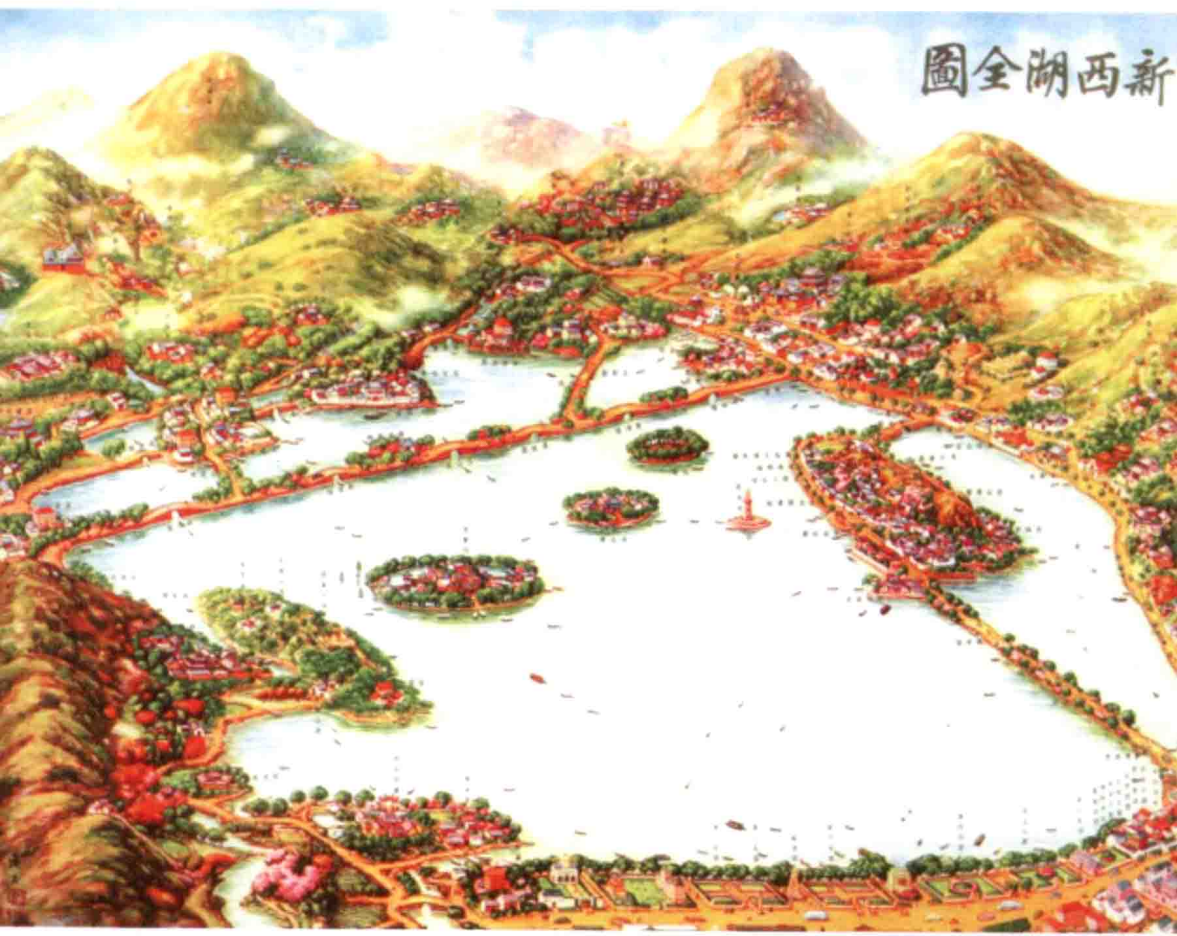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水边豪宅

红顶商人，以及江南最华贵的房子	八十八
横河桥边，一个钱塘望族的深沉背影	九十四
雕花木门，翻开一位直隶总督的家族史	一百
雁去有留意，傅家台门的红色印记	一百零六
水映张园，南宋京城士流生活的长卷	一百一十二

也就是说，这个小阜有3米左右的高度，在临近道路的一边，被石头砌了起来。它呈长形，长约25米，阔约12米。小阜的顶上，已经被寺庙中的和尚们因地制宜种上了以生计为重的蔬菜和桑树。这就是清康熙年代所看见的“武林山”，即前人所说的“虎林山”。

当然，对于“虎林山”的沿革，从南宋起就有争议。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即认为：虎林山就是灵隐山，因避唐讳改为“武林山”。两个名字只是一座山，而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灵隐有一座“虎林山”；城里也有一座“虎林山”，或者由此衍变为“武林山”。

武林一词泛指西湖山水



『武林』曾为山？ 一座城市指称的史海钩沉

对杭州人而言，“武林”是意蕴异常奇妙的两个字。它既是这个千年江南古都的别称，同时也意指杭州最繁华的一段市中心，一个传统的城市CBD。那么，“武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是如何逐渐成为杭州文化辞典中最核心的词汇？

南宋的吴自牧给了我们最为熟知的线索。他在《梦粱录》中说：“东太乙宫后圃内有小土山名虎林山，建亭在其上，匾曰‘武林’，即杭之主山也。”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临安府志》上再次提到这座小土山，说它“高可三丈，广不满百步”，也就是说，当时有近9米的高度，80—90米的直径。在明朝嘉靖年间沈朝宣的《仁和县志》中，我们的疑惑一下豁然开朗起来：“以武林（命）名（杭州）城，因其近此山也”，也就是说，这便是古杭州称为“武林”的由来。

这座小山在后来的文献中还不时有记载。据《康熙仁和志》称：进了武林门一里，有一座圣寿寺，寺中有一“小阜”，也就是一土丘。“度（估计）高才八九尺，顶平，寺僧植桑菜于其上，筑石砌临道旁，削为狭方，长可三十步，广得十五步耳。”



20世纪初的杭州城俯瞰

明朝永乐年后的“圣寿寺”，不少方志写成“寿圣寺”，后者大概是记录之误。到了雍正八年（1730）的正月，从圣寿寺改称为祖山寺的寺宇，已经难觅踪影，浙江抚署奉旨在此建了“浙钱局”，也就是浇铸钱币的机构。

说了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武林山”的位置到底应该在现在的哪一个方位？清《康熙仁和志》所说的“在武林门内一里而近”是个颇为具体的指向；《杭都杂咏》也考证说南宋时的“太乙宫，在西大街教场桥之南”。从杭城的古地图看，这块区域就是后来的都锦生丝织厂区域，在清康熙年代后的近两百年岁月中，此“山”逐渐被夷为了平地。当然，古时的地形还是有迹可寻的，六十年前，相对于大雨以后常常出现水患的“狮虎桥河下”、“凤起桥河下”，都锦生丝织厂那一带的地势还是相对高的。

“武林”，现在作为一座城市的指称，似乎少有人说了。作为一个地名，它几乎就是一个泛指：从教场路往北至半道红，从省政府所在往东接近中山北路，这么一个大致的范围，杭州人一般都称为“武林门”。

所以，当您所要找的地方面临这么大一个范围的指向时，您完全可以再追问一句：在武林门什么地方？